

■黄路

儿子不愿找对象。工作忙,压力大,都是理由。我们说,爸妈会一天天老了,留下你一个人在世上,想起来就心疼。他说,没事的,送走你们后,我凑合着活个十年也差不多了。

我们又迂回试探,总得有个心上人,有个伴侣,否则不是白来一遭吗?他哈哈一笑,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,最孤独的人,也有一颗有趣的灵魂。我会好好活着的。

过一阵子,就有一次有趣的对话,很无奈,我们并不希望他孤独下去,即使他自诩有一颗有趣的灵魂。于是老伴紧锣密鼓,走马灯似的给儿子牵线。同意交钱,相亲平台就有一堆照片发过来。接踵而至的美女,有教师医生,有博士硕士,条件都不错。儿子立场坚定,这个额头大,这个三角眼,这个鼻尖有黑点。

有黑点怎么了?这是捏起来的鼻子,这都不懂?哦,这个这个呢?那个太矮,这个太老,这个土气。我堂兄介绍个对象,要给面子,家庭总动员。对方姗姗来迟,女孩子不错,温文尔雅。我们相谈甚欢,过了两个小时,我们相约再见。下个周末,儿子佳人有约,过不久就回来了,说个子这么矮,那天穿高跟鞋,没看出来。脸盘大,那天是用头发遮住了。好吧,我们不勉强。唯一的条件,首先是你喜欢。

隔了蛮长时间,我们不敢再提,但总是蠢蠢欲动。这次是位硕士,大学教师,我们提前躲在边上窥视。他们边走边聊,一会儿就不见人影。我们瞥了一眼,怎么嘴巴特别翘,是豁唇手术后的那种感觉。儿子回来后,我们追问,他说,去喝了一杯咖啡,你们说喝茶会分手的。

然后呢?如果她没拒绝,就先处着看。为什么呢?你们不是说总找一个吗?找谁不是找。不舒服,呆在一起很痛苦的。如果一下子找不到更好的,那就将就一下。我俩面面相觑,我们不希望你凑合将就。我们又开始漫漫征婚路。到处都是征婚App,成家立业,相亲相爱,你依我依等等,媒婆信誓旦旦,很快佳偶天成。一下子,就推过两三个姑娘。我们把手机举到儿子眼前。这个太黑了。这个太白了。好好好,你说了行。有位妈妈清晨打电话过来说,在征婚软件上看到你儿子的信息,觉得和我女儿般配,我女儿医学博士,大学教师。我问妻子,是上次那个吗?妻子摇头,不是,上次是乐清,这次是台州的。我妻子问,你女儿哪年出生的?对方说,比你儿子大两岁。我妻子说,估计他不会同意。那你儿子同意了,打电话给我啊。

我妻子说,可怜天下父母心啊,好不容易培养成才,把婚姻耽误了。我说同情我们自己吧。无毛鸡还替鸭子愁。她一笑,也是,给自己长长士气。

我们无计可施,决定去公园找相亲角,去了以后,黑压压的,全是人头,满园老头老太。我们沿着走廊,一路看挂着的消息,学士学位博士,教师医师药师,年龄普遍较大。加了很多红娘微信,看似收获满满,但都经不起推敲。红娘说,照片看中后,推给你号码,收费八百八十八。媒做成,交一万两千元。有个头发蓬松的老太太蹦到我们面前,老板老板,儿子女儿?我们说儿子。什么职业?事业编制。婚房在哪?全款贷款?个子多高?照片给我。我们一一回答,第二天收到一些照片,有警察、公务员、教师、医师,有本地人,也有外地引进人才。儿子说没眼缘。蓬松老太天天推,她自己都不耐烦了,差不多要骂娘。我说,你这样的素质,想要好的资源,估计会难。她说,你怎么知道没好的?那你把好的推过来啊。行,这个,怎么样?这个不错。她说不错是不错,可惜她要和别人见面。我们是备孕吗?过几天,她又推过来,说这个不错吧?我们说你不是说和别人在相亲吗?

这天上班时,老同事微信邀请参加国际形势专题讲座,我说不如给我儿子介绍对象。她说这就是相亲节目,只不过换了种形式。我说好吧,但我儿子真的很忙,没时间参加。她说,我们领导手头有两千多个资源,你加她微信。领导一下子推荐四个女公务员过来,条件都不错。领导说从2019年到现在,促成了无数姻缘,仅去年就成功了三十三对。但愿能成就我儿子的婚姻,毕竟岁月不饶人,再俊的小伙也快皱纹满面。我把女孩信息转给家人,儿子看到第四个,是个艺术家,问他怎么样,他嗯了一声。有数了。我和领导联系,领导说愿意接触,就加微信。他又嗯了一声。我妻子说,这样的态度,还是第一次,说不定是正缘呢。儿子说,看样子,这个人会有有趣的灵魂。

好厉害,一眼就能看出,这个人是不是有趣的灵魂。这几天,儿子在约对方如何见面。走起路来都自信满满,莫非云开日出了?但愿。

我们无计可施,决定去公园找相亲角,去了以后,黑压压的,全是人头,满园老头老太。我们沿着走廊,一路看挂着的消息,学士学位博士,教师医师药师,年龄普遍较大。加了很多红娘微信,看似收获满满,但都经不起推敲。红娘说,照片看中后,推给你号码,收费八百八十八。媒做成,交一万两千元。有个头发蓬松的老太太蹦到我们面前,老板老板,儿子女儿?我们说儿子。什么职业?事业编制。婚房在哪?全款贷款?个子多高?照片给我。我们一一回答,第二天收到一些照片,有警察、公务员、教师、医师,有本地人,也有外地引进人才。儿子说没眼缘。蓬松老太天天推,她自己都不耐烦了,差不多要骂娘。我说,你这样的素质,想要好的资源,估计会难。她说,你怎么知道没好的?那你把好的推过来啊。行,这个,怎么样?这个不错。她说不错是不错,可惜她要和别人见面。我们是备孕吗?过几天,她又推过来,说这个不错吧?我们说你不是说和别人在相亲吗?

这天上班时,老同事微信邀请参加国际形势专题讲座,我说不如给我儿子介绍对象。她说这就是相亲节目,只不过换了种形式。我说好吧,但我儿子真的很忙,没时间参加。她说,我们领导手头有两千多个资源,你加她微信。领导一下子推荐四个女公务员过来,条件都不错。领导说从2019年到现在,促成了无数姻缘,仅去年就成功了三十三对。但愿能成就我儿子的婚姻,毕竟岁月不饶人,再俊的小伙也快皱纹满面。我把女孩信息转给家人,儿子看到第四个,是个艺术家,问他怎么样,他嗯了一声。有数了。我和领导联系,领导说愿意接触,就加微信。他又嗯了一声。我妻子说,这样的态度,还是第一次,说不定是正缘呢。儿子说,看样子,这个人会有有趣的灵魂。

好厉害,一眼就能看出,这个人是不是有趣的灵魂。这几天,儿子在约对方如何见面。走起路来都自信满满,莫非云开日出了?但愿。

我们无计可施,决定去公园找相亲角,去了以后,黑压压的,全是人头,满园老头老太。我们沿着走廊,一路看挂着的消息,学士学位博士,教师医师药师,年龄普遍较大。加了很多红娘微信,看似收获满满,但都经不起推敲。红娘说,照片看中后,推给你号码,收费八百八十八。媒做成,交一万两千元。有个头发蓬松的老太太蹦到我们面前,老板老板,儿子女儿?我们说儿子。什么职业?事业编制。婚房在哪?全款贷款?个子多高?照片给我。我们一一回答,第二天收到一些照片,有警察、公务员、教师、医师,有本地人,也有外地引进人才。儿子说没眼缘。蓬松老太天天推,她自己都不耐烦了,差不多要骂娘。我说,你这样的素质,想要好的资源,估计会难。她说,你怎么知道没好的?那你把好的推过来啊。行,这个,怎么样?这个不错。她说不错是不错,可惜她要和别人见面。我们是备孕吗?过几天,她又推过来,说这个不错吧?我们说你不是说和别人在相亲吗?

这天上班时,老同事微信邀请参加国际形势专题讲座,我说不如给我儿子介绍对象。她说这就是相亲节目,只不过换了种形式。我说好吧,但我儿子真的很忙,没时间参加。她说,我们领导手头有两千多个资源,你加她微信。领导一下子推荐四个女公务员过来,条件都不错。领导说从2019年到现在,促成了无数姻缘,仅去年就成功了三十三对。但愿能成就我儿子的婚姻,毕竟岁月不饶人,再俊的小伙也快皱纹满面。我把女孩信息转给家人,儿子看到第四个,是个艺术家,问他怎么样,他嗯了一声。有数了。我和领导联系,领导说愿意接触,就加微信。他又嗯了一声。我妻子说,这样的态度,还是第一次,说不定是正缘呢。儿子说,看样子,这个人会有有趣的灵魂。

好厉害,一眼就能看出,这个人是不是有趣的灵魂。这几天,儿子在约对方如何见面。走起路来都自信满满,莫非云开日出了?但愿。

我们无计可施,决定去公园找相亲角,去了以后,黑压压的,全是人头,满园老头老太。我们沿着走廊,一路看挂着的消息,学士学位博士,教师医师药师,年龄普遍较大。加了很多红娘微信,看似收获满满,但都经不起推敲。红娘说,照片看中后,推给你号码,收费八百八十八。媒做成,交一万两千元。有个头发蓬松的老太太蹦到我们面前,老板老板,儿子女儿?我们说儿子。什么职业?事业编制。婚房在哪?全款贷款?个子多高?照片给我。我们一一回答,第二天收到一些照片,有警察、公务员、教师、医师,有本地人,也有外地引进人才。儿子说没眼缘。蓬松老太天天推,她自己都不耐烦了,差不多要骂娘。我说,你这样的素质,想要好的资源,估计会难。她说,你怎么知道没好的?那你把好的推过来啊。行,这个,怎么样?这个不错。她说不错是不错,可惜她要和别人见面。我们是备孕吗?过几天,她又推过来,说这个不错吧?我们说你不是说和别人在相亲吗?

儿子的亲事

记忆中的“双抢”

■良言

眼下,正值农村早稻收割的时节。回到老家,看到割稻机在田里来回穿梭,一下子,把我的思绪拉到二三十年前割早稻的场景。

在过去,一年之中,农民最忙碌、最辛苦的,莫过于割早稻。割早稻正值盛夏,气温高,天气又变化多端,时常有雷阵雨。割早稻时节,在农村,叫“双夏”,即夏收、夏种;或还叫“双抢”,即抢收、抢种;还有叫“三夏”,夏收、夏种、夏购。割早稻,并非仅仅是收割稻谷,还有插田、征购(交公粮)等诸多事要干,每件事都犹如一场硬战。

在农业尚未实现机械化的岁月里,割早稻全凭人力,需全家出动。清晨,一家人早就去垵里。出发时,先把打稻机的各种组件搬过去。大人双肩扛着打稻机及其底座,小孩扛着打稻机仓板。到垵里后,再把打稻机装搭起来。接着就是割稻。割稻一般是大人的事,大人们弯着腰、低着头,顶着烈日,用“稻劫”(方言,割稻的镰刀)“嗖嗖”地快速把稻割倒,并一束束整齐地放好。小孩也可帮忙,小孩割稻一般蹲着割,速度比较慢。

待一块田的稻子割完,便开始打稻。大人负责打,小孩负责搬。小孩把稻束递给大人,大人踩动打稻机,随着“咕啊咕”的声响,稻谷如雨点般落入仓中。有时,为了调节一下气氛,大人加快踩踏打稻机的节奏,小孩就来回奔跑起来,不然就接不上了。小孩也会想出办法,把稻束早点搬来叠起来,以防接不上。此时,大人们已汗流浹背,小孩们也全身湿透。打一阵稻后,由于搬运稻束的距离变远,便稍作休息。大人们则把散着的稻秆系成一捆捆。小孩们趁机往田埂跑,吃一口家里送来的在井水里冰镇过的西瓜,冰凉的甜润着喉咙往下淌,瞬间冲淡了劳作的疲惫。

短暂的休息过后,打稻机要往前移动,两个大人弓着身子往前拉,小孩在打稻机后面用力推,打稻机慢慢地往前移,随后又继续打稻。打稻机仓里的稻谷逐渐增多,满仓后,大人们用扁担把谷搬到箩筐里。箩筐装满了,大人要把谷先担到家里道坦上晒。大人们赤着脚担着一两百斤谷,踩过发烫的田埂,一趟趟把谷往家送。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,自然成为家里割早稻的主力,一担一百多斤的谷担回家也不在话下。

晒谷的活儿通常由妇女承担,其辛苦程度丝毫不亚于割稻。稻谷晒在篾子里,每隔一段时间就得翻一遍。尤其是中午,室外太阳火辣辣地直射,翻一次谷,晒谷人便会满头大汗。妇女常常在簪笠下垫一条湿毛巾,抵挡太阳的炙烤。

快近日昼,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。在家门口或水井边用水冲一下身体,吃饭时狼吞虎咽,此时觉得饭是世界上最香甜的食物。随后,或是躺在竹凉板上,或是直接躺在地上,穿堂风吹过来,舒服极了。

下午,一般稍微迟一点出工,避开最热的时段。下午任务还是比较重的,稻割完,还要担稻秆、晒稻秆。稻割完后,要马上耕田、插田,稻秆一般不在田里晒,要么晒在路边,要么到别的地方晒。老家后面有座小山,离稻田也不远,大家都把稻秆担到那边山坡上晒。家家户户都割稻,晒稻秆的地方都要提前去抢,去做记号。那时,稻秆是农家主要的燃料,大家都格外珍惜。晒稻

秆时,因为错拿稻秆导致两家人吵架的事时有发生。

担稻秆很吃力。早稻的稻秆是青的,很重。干的田,稻秆稍微轻一点,担起来省力;若是“烂瓮田”,或田里还有水,稻秆就格外沉重,担起来极为费劲。担稻秆,若碰到落雨,那简直是遭罪,正应了那句俗语:“落雨天担稻秆,越担越重。”有几次,担稻秆碰到落雨,越担脚越迈不开,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。咬着牙把稻秆担到山坡上,一放下,便跑回家,躲到楼上偷偷哭泣,后悔自己没考上大学,觉得自己很没用。记得这样哭了好几次。

晒稻秆时还需小心看管,因为夏天的雷阵雨总是突如其来。落雨前,要马上跑过去,把一捆捆稻秆赶快叠好。天晴了,又去把稻秆一捆捆晒开。晒谷也是如此,雨一来,全家总动员,抢着把谷拨起,移到阶前头,若来不及拨,就把篾卷起来,把谷盖住。如果男人们还在垵里割稻,此时,也要先跑回家帮助妇女一起把谷抢收起来。

谷晒干了,还要用风车扇,扇掉秕谷等杂物。接着,还有一件重要的事,就是送征购粮。这是一项政治任务,要积极地完成。每年这个时候,公社(后来改称乡或镇)都会派工作组到村落,督促农户按时交公粮。

送征购粮一般选择傍晚时分,谷刚晒过,干燥,有利于通过验收。征购粮站在邻村,离我家一公里左右。在没有板车之前,要靠肩挑。谷担到粮站,不是马上就能交的,有时要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。轮到验收了,验收员要检查干燥程度、秕谷多不多、有无发芽。验收员先用手摸一下,挑起谷子扬一扬,再用长长、细细的铁锹往箩筐一插,钩起底部的谷,拿起几粒往嘴里一丢,用牙齿一咬,说:“可以。”这样才可以过秤。过秤后,还得把谷担倒在粮库里。粮库里的征购粮若已满满当当,还得担着谷迈上长长的斜坡,把谷倒在最上面。没有十足的体力,很难把一担一两百斤的谷担上去。若是验收员说“还不行”,这是指谷不够干或秕谷太多,就得担回家,再晒、再处理,第二天再送过去。2006年,农业税全面取消。

插田与征购往往交叉进行。上午,男人们早早到田里,先拔秧苗,把拔来的秧苗抛到田里,接着就插秧。插秧是从前往后进行,人要倒退着插。刚开始学插秧,插出来的秧苗都是弯弯曲曲的。插秧前,一般会在田岸两头拉线,称作“打秧格”,在秧格里插,秧苗就能插得直。插田十分辛苦,需要弯腰低头,头顶烈日,脚下水汽蒸腾。

交完公粮,插好田,割早稻才算正式结束。紧接着,农民们又有了新的期待,盼望下半年风调雨顺,晚稻能够大丰收。

割早稻那段辛苦的岁月早已远去。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农民们已彻底告别农业生产依靠人工的时代,实现了机械化生产:割稻用割稻机,插秧有插秧机,晒谷用烘干机,喷洒农药还用上了无人机。农业也实现了规模化、集约化生产,许多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,过上了较为清闲、舒坦的日子。然而,农民那份与土地顽强搏斗的坚韧精神,依然在机械化的轰鸣声中默默传承。

伯温非遗大集一瞥

■施正勤

盛夏,与几位亲友相约,到文成县南田镇一家民宿度假,空气清新,乐得悠闲。据民宿老板介绍,这几天正逢伯温非遗大集活动,每晚节目变换,地点就在附近的刘基庙广场。于是欣然前去观看。

吃过晚饭,提早散步到刘基庙前。尽管正式活动从晚上七时开始,街边却已经人山人海,参加表演的人员以当地的刘姓村民为主,听说还邀请了一支潮汕地区专业“非遗”节目英歌舞的表演队伍,四周更是围满了赶热闹的游客。

趁着活动尚未开幕,我四周走动,先是认真观察穿着各种红、黄色统一服装,抬着大铜锣与红色皮鼓的先头队伍。接着,就是近距离接触几支来自附近乡镇的民间舞龙队。

据一位参加抬鼓的长者介绍,今晚的活动主题是祭拜先祖刘伯温。只是人潮涌动,声音嘈杂,加上我又不是当地人,想系统了解活动的各项细节,实在难以做到。只能凭直观记录下几个生动的场景。

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舞龙队。据知情的长者介绍,这种活动每年举办两次,第一次是从春节到元宵节,场面比第二次的纪念刘基诞辰更隆重。正月时参加活动的舞龙队就有六支以上,今天来的舞龙队只有三支。其中,特色最鲜明的是一支板凳龙,长长的龙身由十来张长木凳连接而成,前后舞动,龙身更显挺拔刚劲。

仔细观察舞龙,队员们看似四处跳腾奔跑,实则始终随着长龙而起舞,此起彼伏,似行云流水。尤其是那条板凳龙,龙身紧贴板凳扭动,舞龙者手持木杆控制板凳而舞,头尾照应,配合得天衣无缝,那种默契令人赞叹不已。

表演潮汕“非遗”英歌舞的是一群年轻演员。



舞龙队

他们画着鲜艳奇特的脸谱,身穿民族服装,动作英武利索,时散时合,腾跃自如,赢得阵阵喝彩声。

几支舞龙队在广场上表演一番后,紧随锣鼓而沿街游行,英歌舞队接踵而至。接着就是一辆装饰扮好的花车,车正中站着打扮还原的刘伯温,还有一位女子及几名儿童,大约是刘的后代吧?

花车过后便是几支由妇女盛装组成的舞蹈队、腰鼓队,舞姿翩翩鼓声阵阵,英姿勃发各显其能。即便是跟随在队伍后面的群众游行队伍,不论男女老少,有的手举各色鱼灯,有的身着节日盛装,脸上充满节日的欢乐之态。

粗览活动经过,有了一个感觉:从庄重肃穆的太公祭到市井烟火味的伯温非遗大集,文成正借伯温文化激活古老山城,点燃山水之间独有的诗与远方。

“渡江策士无双,开国文臣第一。”岁月更迭,刘伯温已经从一位历史人物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。从明代开始延续至今的太公祭,历经500多年的时光洗礼,早已成为文成当地象征血脉相连、情感共通、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。

对于参加表演的子孙后人来说,激情过后,更浓郁不化的是对传统文化与家乡的一脉温情。

瑞安米饼



猪油盐饼

在杭州工作的一个朋友在乡群里发信息:“有谁从瑞安回杭州,给我带几个猪油盐饼好吗?”她的一声呼唤,竟唤来好几个人的跟帖“我想带几个饭豆饼”“我想带糯米饼”……

一时间群里激起一阵“回忆杀”:“瑞安的猪油盐饼最‘清味’,不油不腻、不咸不淡;两面金黄的薄薄一层焦皮,松口爽舌;几颗芝麻,点缀其间,隐隐香气……”“我最喜欢吃瑞安的‘饭豆饼’,圆形的弹子一样,那红豆拌着粳米,咬一口,红豆的沙沙,粳米的润糯,那美味真在舌尖上跳舞……”在它乡,在异国,吃瑞安的米饼,不就是瑞安人对家乡的一点点念想吗。

我也是喜欢吃米饼的人。大概六七岁时,我已经尝到米饼的好滋味,常常想吃而无所不得,邻居家偶尔做米饼,我会徜徉于其家门口,有时也能分得半块米饼解解馋,可惜这样的机会很少,当时人们家里虽然米缸里有米,但是做米饼得用到糖,白糖是不可能有的,就连红糖也是计划票里抠出来的;再说,米磨成粉要么用石磨,要么到磨粉的地方加工,费时又费钱,所以,一般人家做米饼也是偶尔为之。

我母亲出身大户人家,她从小不会干家务,让她用石磨磨粉做饼简直是天方夜谭;我又没有奶奶(她在我父亲两岁时就过世)可以帮衬做饼,又没有外婆(她在我母亲15岁时过世)家送米饼过来,因此我想吃到米饼是十分困难的,其实那时有几个人能吃到米饼啊!

母亲讲的米饼故事,至今我想起来,犹如在昨:

瑞安城里有户人家的老妇人在家里做饼解馋,米饼快熟的香气飘在空气中,隔壁夫妻闻到香气馋得口水直流,于是心生一计,夫妻装作吵架,噤里啪啦、噤里啪啦,摔东西的声音巨响,老妇人开门出来看情况,没想到这隔壁女的一边嚷着“你打我啊!你打我啊!”,一边从自家门里跑出来钻到老妇人家里去。直奔灶间,这隔壁男的举着扫帚追进去,这女的举起锅盖准备顶老公的扫帚,一开锅盖,满锅的米饼热气腾腾,这女的就说,哇,你家今天做饼啊,紧跟着至要拉架的老妇人只好悻悻地说,你们也不要打架了,我给你们一个人一个饼吧。夫妻俩吃饼的心愿总算达成。

母亲讲这个故事不止一次,有一次我就说,等哪天隔壁做饼,你也装作打我,操起扫帚追我,我就逃进隔壁家,拿起人家的锅盖,弄个米饼吃,怎样?母亲听得笑岔过去,说,“亏你想得出来。”接着又大笑不止。

我常常在同学家看见,她们的外婆或乡下的亲戚,手里挎着篮子,篮子里放着糖色的饼和米色的饼,上面用布盖着。进门来,撩起布露出米饼的一角,说,今天做了米饼给你们家送来。我这时很识相,赶紧起身回家,免得有蹭饼的嫌疑。那时我这些同学家往往都有十来口人,爷爷奶奶、父母、兄弟姐妹六七个,一篮子的饼,平均每两个人都不到,还会轮到吃我吗?

我知道:那个糖色的米饼是红糖的硬米饼,就是平时我们邻居做的最简单款:早米磨成粉加上一点红糖,用菜油煎熟。后来糖果多起来了,有些人家就在这饼里放盐腌过的肥肉条和一小撮红糖,再煎熟,的确比那个单纯红糖搅拌均匀吃得多。

我知道:那米色的是糯米饼,做这糯米饼程序繁多:先到菜场小弄或角落里,慢慢靠近那几个拿着布袋,布袋一角露出糯米、半蹲着的农民,向他们称几斤糯米,那暗戳戳的样子像特务接头;回家用水浸泡一天一夜,第二天拿出来在石磨上磨,磨时需两人,一人往石磨的口子一勺添米一勺添水,另一个人摇着石磨的榫牙圈子摇磨,磨出来的米浆顺着石磨尖嘴口,流进扎在尖嘴口的布袋里,等这布袋里米浆隔半天干了,才可以拿出来做饼。

糯米饼的馅有五花肉、食品厂的香干、农家的咸菜,富裕一点的人家还放了海产品丁香,把这些馅儿切成丁、末,放锅里用猪油炒过,再包进饼里,放锅里用猪油煎熟。做这糯米饼,包饼、油煎及掌握火候都是技术活,若哪一项没有做好,糯米饼就容易“破肚”或者夹生,那样的饼就不好吃了。糯米饼一般人家吃不起:米贵、馅贵。我自小到大,也只吃过那么几次,咬上一口刚出锅的饼,糯米的软糯、瘦肉的质感、香干的香软、咸菜的回味,再舌头一转,尝到丁香鲜味,只在嘴巴里轮转,不知嚼了多少圈,才舍得吞下。

相对糯米饼,对我而言,还是硬米糖饼比较容易实现。

15岁时,隔壁搬来一户人家,他家老婆婆会做饼,我就让母亲给她米粉、糖、半碗菜油,让她做些饼给我吃。

也许有人会问,为何不到店里买呢?一个“饭豆饼”2分钱,一个红糖硬米饼3分钱,一个糯米饼5分钱……一般家庭,谁买得起?

如今手里磨粉的、杂糯米的、买馅儿的钱都有了,只是谁愿意这么费劲地做饼呢?

虽然店里也有米饼卖,可那不是我心中的米饼。

怀念那时的瑞安的米饼!



网络图